

观叶 | 与君生别离

2017-03-03

(原文链接 :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HeLjQyWxD2NwCVSqsIVfQ>)

编者按

行行重行行，与君生别离。

你从混沌粘着的梦境里醒来，火车正呼啸着穿过一个漆黑的隧道，无边的黑暗里你几乎以为自己失明。

车厢里的人已沉沉睡去，黑夜粘滞得时间也沉重起来，仿佛钟摆已不再摇动，你正身处没有人知道的时间虫洞里，沉默地穿越良夜。

——但是寂静也只是幻觉。你分明能感受到身下列车哐啷哐啷地运行在轨道上，再真实不过地提醒你身处的现实：这场中国特色的、一年一度的、以“过年”为动机的庞大的人口迁移的现实。

时间倒退回十几岁，你也坐过火车。只是那时候火车对你而言只是从一个目的地到另一个目的地的工具。它不像现在这样，承载了太多期盼，承载了太多胆怯，承载了太多百转千回不可言说的复杂情愫。

离家后的光阴里，火车来来去去，就像太钝的刀片，漫长的拉锯中，你终于慢慢懂得那句话的况味：

你踏上旅途，自此故乡只有冬夏，再无春秋。

大脑会帮助人忽视习以为常的事物。

手指关节没有擦破，你就不知道原来开门关门拿水杯它都会痛；膝盖没有出毛病，你就不知道原来正常地走路上楼都是它在起作用。

也许忽视可以让大脑记忆更多的东西。但是突然失去的时候就像陡然断臂，失魂落魄地痛。

你住在家乡的十几年，也没有刻骨铭心地记忆过它，甚至连它的全貌都不曾——丈量过。

后来，凡事都有后来。

后来，你会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举目见日，不见亲爱。

这时候你贴在心尖尖上，化进骨血里，熔铸成底线，鲜明地坚守着的，是那个已经远远抛在身后的故乡。

黄昏的时候举起电话，几万米的信号线牵扯心底最柔软的情思。夜晚的时候枕在枕头上想母亲的拿手菜，想着想着乐呵地睡着了，梦也梦得万分妥帖。

黑夜溜走，转成黎明，你知道自己该继续上路。枕巾上泪渍未干，但你已不惧。

远离故土是痛。也不只是痛。

夜晚是惹你涕泗的软肋，白天是护你无恙的铠甲。

现代人眼睛看的远，不提乡愁。

谈论的是如何起高楼，如何宴宾客，如何踌躇满志地谋得光明的未来。

故乡已经退居到聚光灯后的角落里。悄悄地，不声不响，也不敢说话。等你时不时地想起它，再手忙脚乱地捧出各种回忆，安慰你泪流满面的脆弱。

故乡美好吗？故乡其实一点也不美好。故乡和电影里打着满满柔光和滤镜的城市不一样。故乡是在视网膜上成浅灰色的象，狭窄的人行方砖道，乏味的绿化树木和水泥砌成的楼房组合成的地方。乃至那些红红黄黄的招牌，骑着电动车的女人和骑着山地的高中生一起等红灯，在外人看来，也根本和中国任何一个城市别无二致。

但你心里就是知道。河滨公园大门边上有个小门可以不要票进去，街心二小门口的煎饼比任何地方的都好吃，夏天太阳落山后，可以在市民广场看阿姨们扭扭扭扭地跳广场舞。闭着眼睛都能走回家的路，就是故乡独一无二的存在的意义。

你不敢说思乡，也不会说想家。想家里的什么？这些东西好像都是天赐的。你生下来就有了一个故乡，有了家人。这些都是最好的，等你真正离开了才明白。

所谓家人，不过是互相为伴，彼此包容，相爱相亲，最后，同声相应，同气相求。

如此一生。却连最简单的长相守也做不到。

只道是，心底那些无关风花雪月的相思，说来几人能知。

人这一生，尽是求不得。

少年时求快意恩仇纵横四海而不得。成年后求知心眷偶而不得。疲惫时求归乡而不得。

古人讲：物色旧时同，情味中年别。

十八岁的时候还不懂得。一定要几经辗转，风吹雨打，意气摧折，乃至尘满面鬓如霜，才喟叹故人不见，动若参商。

因求不得故生思念，因思念故生愁绪。

思君不见君，岁月忽已晚。

他年君归，无论娇妻幼子还是独向天涯，所求无非黄土坟茔埋故土，是为归宿。

“尊敬的各位旅客，列车运行前方是...，请带好您的行李，准备下车。”
终将到站。

你拎好自己的行李，面朝列车运行的方向。你随着列车摇摇晃晃，恍然间竟不知前方是去处，还是归途。

梦想和壮志归远方。少年啊哼着歌谣眠于故乡。

（祭酒为笔名）